



书话

另一种乡愁

读熊召政著《历史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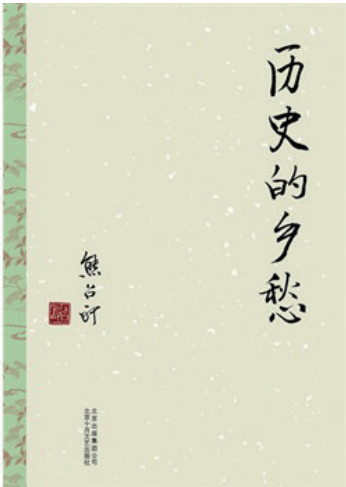
□ 陈梦云

乡愁是无数的游子、漂泊者、流浪汉，移民远离故土时对故土的一种情怀，也是人类眷念和思念故乡永远的情愫之一，千百年来人们用文学、电影、音乐等不同的艺术方式来描绘、倾述过它。熊召政一本《历史的乡愁》(2013年9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则让我们感受到另一种乡愁和基于这种乡愁的写作与言说。

这是一本讲座文集，是熊召政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地讲述关于历史、文化、文学、哲学、宗教的命题和个性迥然的思考和关注。因此，它富有启发性、互动性、趣味性，也是情理中的事。

我所感兴趣的，不止是熊召政先生写作和言说关注的眼光，还有其人生轨迹里角色的不断变化和调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熊召政就以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得全国首届新诗奖，并因此成为专业作家；而到了九十年代初，因不甘忍受中国文坛的各种浮躁、诱惑，下海经商；直至九十年代末，重返书斋开始进行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写作，《张居正》写作历时十年，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作



出由作家而商人，再由商人而为作家、商人这样的人生选择；还有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像熊召政这样的作家、写作者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执着和敬畏？

这一切，可能就来自于文学和历史的乡愁。熊召政在《我的忧患人生》里这样提到他在告别商人身份，重新回归文学时的感受：“文学是我的家，再寂寞，再艰难，我觉得充实，因为我守住了自己的

本真。我回到小小的书斋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回乡的感觉。”除此之外，还有那份对自己故土历史和历史人物特别是明朝重臣张居正的那种深深的文化认同感，因为他们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与我们当下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这种时空的距离，往往容易让人滋生无限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

同时，这种来自文学与历史的乡愁，让他产生了勇气和力量。正因为这种乡愁，让他尽管畅游商海近十载，仍对文学和写作痴情不改，百转千折重新回归；也正因为这种乡愁，照亮他的艰难、黑暗、孤寂的写作之途，让写作变得异常的温暖、明亮、可爱，富有诗意，也让他的写作富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让历史复活》)

应该说，这样的写作、言说，在当今传统衰落、物欲横流、人文精神价值失落的环境里，有着一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且能让我们有一种可能，顺着熊召政先生文字的指向，触摸到我们民族血脉的脉动；顺着历史的长河上溯，重返我们那遥远的文化和历史故土，温习、领悟与展望。

学而吃瓜

□ 孟祥海

瓜，不光是用来吃的，还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古代切瓜、吃瓜有着森严的等级制，所谓“切瓜之仪”。《礼记·曲礼》载：“为天子削瓜，先剖成四瓣，再横切为八，用细葛布覆盖；为士人切瓜横断为两半，去掉瓜蒂；庶人食瓜，只去掉瓜蒂，啃着吃。”可见，这瓜也不是随便随便就可以动刀切的！

古人常用“破瓜”喻年龄。所谓“破瓜”，一是指女子十六岁，瓜字分开为“八八”两字，谓十六岁；也指人六十四岁。《通俗编》：“若吕岩赠张洎诗‘功成当在破瓜年’，则八八六十四岁。”

赛瓜之戏。云南地区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赛红”游戏，指西瓜瓣其红白以为胜负，这在烈日炎炎里享受清凉西瓜的同时又增添了些许乐趣。宋人吴应牧《滇南杂咏》诗云：“闲憩柳阴思解渴，赛红争劈蜜瓢瓜。”

“打瓜嗑子”。西瓜有鲜食西瓜和籽用西瓜。其中，籽用西瓜也俗称“打瓜”，用来“嗑”子的，即“嗑瓜子”。西瓜子中富含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本草纲目》曰：“其瓜子爆裂取仁，生食、炒熟俱佳。”

“啃瓜”习俗。民间有立秋之日啃西瓜的习俗，意用西瓜“啃”去余夏暑气，“啃”下“秋老虎”，迎接凉爽的秋季。

“吃瓜群众”。近年来有形容围观某事物的人们称为“吃瓜群众”，也就是等同于“群众”一词了，可以用任意形容词来修饰。

古往今来，这“瓜文化”，也可谓源远流长，颇富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还有与时俱进的势头。

夏日炎炎，“吃瓜”之余，不可小觑其文化内涵！

美食

夏日凉面

□ 吴建

天必备的美食，一点也不为过。

凉面遍布全国各地，且各领风骚，风味独特。如中原(河南)凉面，山西的“柳叶凉面”，兰州的“清汤牛肉凉面”等等。其中以四川的“广元凉面”颇为有名。相传，唐朝高宗时，工部尚书武士之女武氏(武则天)，14岁时，就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当时因君命难违，她不得不离开她自小青梅竹马的情郎哥哥剑峰。武媚娘在幼时读书之余，常和剑峰一起游河湾，而河湾渡口有一家削面店，他们每次游河过湾，总要到削面店吃上一碗汤面。有一年夏天，由于武媚娘与情人吃面时烫伤了舌头。于是，他们想炎夏要是吃一种凉面该多好。于是便和面店师傅一起试验，终于用米浆研制成了一种柔软可口、绵韧不粘的米凉面。媚娘和剑峰高兴得抱成了一团，削面店师傅见此情景，便打趣这一对小情人：这面不如就叫“夫妻米凉面”吧。恰巧这天又是媚娘的生日，夫妻米凉面就这样诞生了。由此传开，成为当地人人人爱吃的地方美食。

大诗人杜甫曾写有《槐叶冷淘》一诗：“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泽宛相数……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诗人所说的“槐叶凉面”，是指用鲜嫩的槐叶汁和面后而制成的碧绿色面条，绿色本身就是冷色调，再加上煮熟的面条过水而淘，自然会更给人以“凉”的感觉。宋代诗人王禹，也在诗中描述过“甘菊冷淘”的类似制作过程。可见“冷淘”，自唐宋以来，早已成为人们在夏天不可或缺的佳品。

盛夏，很多人怕热，不想做许多菜肴，那就做一碗清爽的凉面，拌上佐料就是香辣的一顿。如果家里有炒香的花生米或芝麻，撒一小把下去，这碗凉面定会鲜美无比。

地理

豆沙古镇

□ 韩峰

未进古镇，街口的雕塑便吸引了我。那是一组古时马帮的雕塑，一匹匹驮着央视大楼状货物的马，定格在正向着街内走去的状态。街内一宽敞处的雕塑，一匹马呈静立状；一匹马扭着头想啃痒痒；一匹马则伸长脖子嗅着地面，似乎正在寻找着食物。它们都被卸掉了身上的货物，享受着一时的轻松。旁边两个人分别坐在石头上，一个光着头光着膀子，手持大烟筒还扭头看着马；一个穿着马甲脚蹬马靴的“高鼻梁”，目视着街上的行人店铺；还有一人布帕包头、着宽大衣裤，拿着小烟杆儿站在后面，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他们的身旁，放着从马上卸下的货物。我想，那“高鼻梁”肯定是货主，那两位肯定就是马夫了。那三匹马，其中一匹是“高鼻梁”的坐骑，两位马夫就全靠两条腿了。他们和马从遥远的地方一路艰辛到此，不知付出了多少的汗水。豆沙古镇的这些雕塑，是那个年代茶马古道的缩影，画龙点睛般地点出了古镇历史的悠久，点出了“南丝路”上商旅的川流不息。

这里最早的先民是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楚人作为三千多年前的夏朝遗民，骁勇善战，娴熟骑射，但在商灭夏的战争中，成为了俘虏。武王伐纣时，楚人咸鱼翻身，积极响应，冲锋在前，立下了汗马功劳。武王为表彰楚人，在今四川宜宾一带设“楚侯国”，封楚人首领为楚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楚人渐渐融入了民族的大家庭，他们留下的踪迹，除了刻写在史籍的深处，还有五尺道对面绝壁上岩缝中的悬棺。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条件下，这些悬棺是如何安放在距地面数百米的绝壁？为何采用如此的安葬方式？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莫测的神秘。

东汉永初元年(107年)和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来自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广东8省的大批移民，随之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各方面的技能，不同风格的建筑也拔地而起，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豆沙镇，布满了岁月的沧桑和胎记。可惜的是，这在2006年7月的一次强烈地震中，几乎全部化为废墟。

在废墟上重建的古镇，整体布局和风格，仍不失古香古色、古风古韵。两层或三层的白墙黛瓦的小楼，喜庆悦目的红灯笼，青石板铺就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各种商铺与客栈，形形色色的匾额、楹联、招牌，川渝的麻辣香味和云贵豆沙粑、粽子粑等系列米制品的甜味，以及地方特产姜黄豆花、火腿……无不洋溢着楚人文化、古滇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基因，无不显示着历史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古镇的时光，像四周缠绕青山的白云一样悠悠、散漫，他们或在店铺前慢条斯理地品茶，或悠然自得地抽着不摩挲了多少年的光亮的老烟袋，或闲聊着国内外新近发生的新闻、家长里短……

古镇的时光，也像奔流不息的关河一样欢腾、跳跃。已成为滇川旅游线上游人青睐驻足的一站的古镇，尤其是旅游旺季，接踵而来的四面八方的游客便沸腾了古镇，一家家店主摊主都绽开了如花的笑脸，忙着推荐这推荐那，忙着拿东拿西，忙着烹烹炒炒，忙着调味小吃……那些爱好美食的吃货，更是吧唧着嘴，大快朵颐地享受着美食带来的舌尖上的快感。

五尺道、关河水道、内昆铁路、滇川公路、水麻高速公路，恰似五线谱，伸展在青山绿水间。豆沙古镇犹如五线谱上欢乐的音符，正乐动着新时代的旋律……